

飄雪女

傅連理 著



文艺出版社

飘零女

傅连理 著

山东文艺出版社

鲁新登字第3号

飘零女

傅连理

*

出版者：山东文艺出版社

（济南经九路胜利大街）

发行者：山东省新华书店

印刷者：济南书刊印刷厂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5.125印张 379千字

1993年10月第1版 1993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4000

ISBN 7—5329—1009—2/I·918

定价：8.00元

内容提要

她是“文化大革命”中的“弃儿”，是个姿色卓绝的孤零零的女人。青春烂熯的时代，遭受凌辱和强暴。她顽强地点燃生命之火，然而飘零的险恶又不堪忍受。

改革大潮中，她腰缠万贯，在经济上成了胜利者，在精神上也要成为胜利者，竭尽全力去寻四十几年前被夺走的爱，竭尽全力去寻找铭心刻骨的恨。她爱得走火入魔，恨得咬牙切齿。她把一片真城毫无保留地投入现实环境中，灵和肉再次被拧碎。

她酷爱真诚，卑弃虚伪，不愿被传统制辖，定要揭破狰狞的魔鬼。她决不总失却爱的权力，何处是她的归宿？

目 次

1	旅途艳遇	(1)
2	苦命夫妻	(13)
3	神秘女郎	(24)
4	烂漫岁月	(41)
5	我不会做你的小妾	(51)
6	大家族	(63)
7	轻狂	(79)
8	冰炭同炉	(87)
9	狂欢之夜	(98)
10	新天方夜谭	(111)
11	绝境	(124)
12	谁有回春力	(134)
13	害群之马	(150)
14	比翼双飞	(163)
15	海滨艳梦	(177)
16	他躲在盛典的暗处	(191)
17	即使死去也是幸福	(201)
18	醋泪初洒	(213)
19	满身牛屎的小女孩	(226)
20	出卖给权力的男人	(240)
21	出卖给权力的女人	(251)

22	恶狼的贪婪·····	(262)
23	飘零女血泪·····	(273)
24	烦恼的夜晚·····	(282)
25	爱的权力·····	(294)
26	夜色狰狞·····	(308)
27	乞怜是没用的·····	(318)
28	三声丧门炮·····	(328)
29	火山爆发·····	(340)
30	第一次纵欲·····	(352)
31	家族的荣誉·····	(367)
32	爱的罪恶·····	(378)
33	收缰归槽·····	(388)
34	复仇女郎·····	(402)
35	前进的战车·····	(417)
36	欲哭无泪·····	(425)
37	谁是魔鬼·····	(435)
38	惶窘的心迹·····	(447)
39	婚礼,属于别人·····	(459)
40	肝胆相照·····	(470)

1 旅途艳遇

西去的列车裹着一团凉意呼啸而行。

车窗旁坐着一位身材瘦削的男子，三十一、二岁，一副疲惫不堪的模样。他脸色憔悴，布满晦气和颓唐。

他的一只胳膊支撑着面前的小桌，手掌托着腮颊，面向车外，蔫蔫地昏然欲睡。

窗外的一切淡而无味，窗内的一切不理不睬。他想着心事，一定是忧伤的心事。

厚厚的嘴唇上泛起点点细微的白鳞，他感到口渴。可是他懒得动，用舌头舔舔嘴唇，忍耐着。实在忍耐不住了，另一只手从桌子下面抬起，抓起小桌上的旅行杯，呷了一口。

他的姿势没动，眼也没往小桌上瞅，那旅行杯是摸索着抓到的。那杯里的茶一定是冷了，他只呷了一口便放回原处。

他放下茶杯时手太重，“砰”的一声响，且正值列车开上叉道，车身颠簸，杯里的水溅了出来。

“哎哟！”一个清脆的女音惊叫。

那男子转目，见对面座席上不知何时坐过来一位年轻的女子，刚才他杯里的茶水溅湿了她摊在小桌上的书页。

那男子不得不道歉一声：“哦哦，对不起。”

“没关系。嘻嘻！”那女音很甜，且带上笑。

那男子被一种深深的烦恼折磨，本来对周围的一切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的。可是听了那女子的笑，他的松懈的麻木的

神经象被一阵清凉的风拂动，象被一股甘美的泉浸润，顿时生出活力来。

他重新把那色调灰暗的眼睑翻了几翻，打量对面女子。

女子穿一身咖啡色毛料西装套服，大翻领的敞开处，袒露着里面的花衬衣。那衬衣的花色淡雅而清美，使人感到丰满的胸脯那里是一团清香袭人的花簇。

年轻女子长得煞是漂亮，肤色不但洁白而且晶莹，算得上十分颜色。脖子挺长，脸部轮廓清晰，那双眼笑起来是弯清月，不笑时是汪清潭。

不用说，在男子打量她时，她是在笑，那双弯月里的清辉是跳荡的，撩人心怀。

那男子的心跳不由加速，甚至产生一丝忙乱，一丝惊慌。

“嗨嗨嗨嗨。”他笑了，笑得局促，微微欠起身子，伸出衣袖，“那书上的水，我给你擦擦吧。”

“我不是说过吗，没关系。嘻嘻。”女子歪一下头，斜目看他，目光里充满欢乐、娇嗔、调皮，充满自来熟。

“噢，好好好。”他带着几分尴尬几分满意坐下。

年轻女子低头读书了，男子变得无所事事。

他仍然用一只胳膊肘儿支撑小桌，手掌托着腮颊，面向车窗。他仍然企图保持原来的那种昏昏欲睡的状态，以度过漫长的旅途。

可是，他恢复原来的麻木和松懈已经不可能了。耳朵竖起来，老是听得见对面女子翻动书页的哗啦声，听得见她均匀的呼吸声。他的鼻孔张开来，老是闻见她身上飘来的那淡雅的春日花圃一般的馨香。

虽然他的隔壁就有个男子坐着，虽然整个车厢里充满嘈

杂和各种气味，他的感官中唯独有对面女子的声息。

不只是出于一种好奇，而主要是出于一种良好的感觉、一种淡淡的冲动，他把支着的手臂放平，重又面向女子。

他两眼瞪得圆圆的，看那女子乌黑乌黑的头发。那头发又黑又柔，头皮很干净。在靠近脖子的那个地方，发丝特别细茸，象一片迷迷蒙蒙的雾。接下去是白皙的脖子，隐进那干净的、好看的衬衣领子里面去。

他有些入神，心中生出一种温柔柔、滑腻腻的感觉，生出一种热燥、一种不是向往食物的饥渴。他身子痉挛了一下，使劲镇定自己的情绪。

他喟叹一声，把身子向后仰，仰在座席的后背上。

大概那女子听到了他的喟叹，从书页上指起头，望了他一眼。

那女子怎么了？两只眼睛里全是轻风吹动透明的雾气那样不断跳荡的波光！

“到哪一站下车？”女子用柔和的口吻关切地询问。

“中州。”他很高兴回答她。

“我也是。”女子出言爽落，“哎哟，你这杯里的水已经冰冷冰冷了！我去打开水，给你带一杯吧！”

“啊，不用不用。”

“没关系。”

又是一声“没关系”，实在是彬彬有礼。她站起身，把他的杯子拿走。

她站起来的一刹那，他看清了她的身材，修长而充满青春魅力。这女子的动人之处不但在脸蛋上，更在身材上。曲线优美，胸脯凸挺，臀部匀称，两腿颀长，形成对异性的强烈冲击。

女子的热情使男子受到鼓舞，忘却了忧愁和烦恼，赶紧掏出一张纸，把面前的小桌擦拭干净。

他特别注意擦拭了年轻女子的那一边。他相信自己遇上了一位好旅伴，不是一般的好旅伴，是使他身心倍觉快慰的好旅伴，漫长旅途完全可以不用在寂寞中度过。

大凡男子大概都是这样：遇上好女子总想献些殷勤。他也是如此，拿起女子看的书，重新翻到被溅湿的一页，掏出手帕轻轻沾干。

他想，这样的动作，女子回来一定会高兴。然而看自己的手帕十分脏污，见不得人，慌忙又把手帕装起来。

他把书页扯起来，改用嘴唇慢慢吹，使纸页快点晾干。

女子回来。

“你看你这人，何必这样认真？”年轻女子端着两杯水，笑逐颜开，把男子的一杯送到他的那边。

男子说：“谢谢。”

女子说：“是一本无所谓的书，随便买来的，坐车解解闷。”

男子捧起女子打来的热茶，一股异样的热流充溢全身，嘴巴咧开，眼睛笑成一条线：“你也感到坐车纳闷？嗨嗨，一个人总是孤闷得很。”

女子扬动眉毛：“看书也闷，有个人说话啦呱就不闷了。”

显然是女子希望与他攀扯。男子不胜荣耀，夸赞道：“好哇，你真是个开朗热情的人！”

“是吗？哈哈。”女子大笑了，“瞧你那副忧愁模样，火伤肝，忧伤肺，不怕成不了好老头子？”

“哈哈哈哈哈。”因为女子的话说得亲热，男子跟着大笑。

可以肯定，年轻女子早就关注了他，不然说话不会这样随

和。同座位就有别个男子，她为什么不和别人说笑呢？

他这样一个草木之人，一个穷愁潦倒之人，居然能引起她的关注，心中生出诧异的同时，又涌漫一股强大的热流。俗话说，相中就是货，对眼就是磨，她一定是看着他顺眼才跟他攀扯交谈。

他想起来，刚上车时车厢里人很少，对面座位是空着的。她是不是专门冲他而来，有意占领这个位子呢？

一个男人被女人追逐，注目，他胡猜着自己身上一定存在着某种不凡之处，也许是连自己也没有认识到的不凡之处。因此，他难免不自鸣得意。

“笑一笑，十年少，我就不象你那样愁眉不展。有什么大不了事情，车到山前必有路，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对对对。”男子连声称是。在这位快乐女神面前，他为自己的狭肠窄肚而羞愧，“我，嗨嗨，霜打的叶子，抬不起头颈，不象个男子汉大丈夫。”

“也不见得。”女子很快否定了他的话，“阳光地里呵呵大笑的是男子汉；眉峻目冷、云遮雾镇也是男子汉，可能是更耐人品评的男子汉。”

“啊？哈哈哈哈。”男子不顾一切地爆发笑声，甚至引得四周旅客向他张望。他太佩服女子的一副好口才，感动地点着头，“好好好，我就算那个耐人品评的男子汉吧。”

“我的话是不是失礼？”女子直目询问。

“不不，我感到很快和。”

“那就好，说明咱们的话还能说到一起。”

“那当然。你直言不讳，说明咱们已有无话不说的友情了。”

“咯咯咯咯。”女子笑出了眼泪，“这么说，我该叫你一声大哥了。尊姓？”

“姓——黄。”

“噢，黄大哥。”

“我叫你小妹。尊姓？”

“姓陆。”

“陆小妹。”

哥妹称呼，陡然间把两颗心拉近。

那男子喝茶，缓气，镇定，在微笑中品味让他身骨酥软的甘甜。过了好大会，他意识到既然称兄道妹，还需问清些事情。

“哎，陆小妹家住中州？”

“——不，串亲访友。”

“噢，这么说，你也是出门在外。”

“当然。嘻嘻。”

他想打问她去中州串什么亲，访什么友，亲友住址在哪街哪巷。可又想到男子对年轻女子打问过细是一种不礼貌，不愿暴露自己的粗俗，便附和着哈哈笑着，把话打住。

列车驶过一座大铁桥，“轰隆隆”响声震耳欲聋。两个人不约而同地去看车窗外宽阔的明镜一般的河水，然后又不约而同地转过脸，都发现对方正在凝视自己。

男子的胸中滚动热涛，那热涛的来势象车过铁桥的轰隆隆响声一般汹涌。

扁窄的售货车推过来，男子站起身。

“我买水果咱们吃。”他慷慨大方。

女子也不薄情，买了好大一摞点心，价值比男子的贵10倍。

小桌上放满食品。男子削了一只苹果递给女子，女子点头致谢，含情脉脉。

男子喜形于色，边吃边谈。

他们谈窗外的天气、田里的庄稼，谈车厢里旅客的装束、列车员的容颜，谈女子拿的书、男子抽着的烟……

他们越谈越投机，越谈越贴近。时不时发出会心地笑，时不时窃窃私语。说起话来，你盯着我，我盯着你，感情的交流不但依靠语言，还依靠眼睛。

车到中州，已是下午5点钟。这一对萍水相逢的旅伴，互相招呼下车，宛若知己故友。女子的随身携带极简单，只一只仿鳄鱼皮坤包。男子的也不复杂，一只稍大一些的帆布拎包。

两个人相随出站，来到站外广场。千里搭长棚，没有不散的宴席，到了不得不告别的时候。

男子左思右想，总不愿一路情谊立时中断，于是相邀女子去茶社喝茶，去饭店吃饭。女子含笑谢绝，说她还要赶路，伸手握别。

当男子松开女子小巧的手掌的时候，怅然若失，久久地望着女子走去的背影。那修长的身材，那款款而行的步履，那回眸一笑，使他如痴如呆。

伫立良久，瘦削男子便去寻旅馆。高级宾馆住不起，一般旅馆也开不起房间，他只在一家旅馆中要了个大房间里的床位。

晚饭不想吃，仰卧在床铺上呆望天花板，头脑中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列车上的女子。

他虽然出门不多，但也听到不少旅途艳遇的故事。他虽然不敢想入非非，但那很有几分现代派情味的女子居然对他产

生好感，居然对他频送秋波，称兄道妹，使他心痒难受。他懵懵懂懂象在云雾中。

可惜失之交臂，让人惋惜沮丧。

他心里很不是味儿，睡不下去，折身坐起，要到店门外面去。他是想借夜色清醒一下，然后到马路对面的饭店里买些吃的，使头脑和身体回到现实中间来。

男子一出店门，不由眼前一亮。不是因为店门前的照明灯特别亮，而是因为店门前徘徊着一个熟悉的身影。

是她！是她！他惊乍得几乎跳起来。

高高的个头，洒脱的姿态，她踱向店门左边转过身，也一眼看见了他。她满面春风地走过来。他高兴得已经不知说什么好。

“啊嗨嗨，黄大哥，你住这个旅馆？”女子向他呼唤。

“你？……”他似乎怀疑是一种迷幻。

“我就住在这旅馆的楼上。因为投亲不着，只好投宿。”

“啊，好！”男子欣喜若狂，“我住楼下！我住楼下！”

“咯咯，”女子甜润地笑，“真是天赐良机，让我们两人住在一个旅馆！哎呀，到我楼上坐吧！”

“那……”

“我住单房间。”

“好吧。”

他们已经是老熟人了，并肩步入旅馆。

女子住的房间虽然不奢华，但清爽干净，一张双人大床上铺放着被褥、毛毯。男子走进来，想想自己只配住大房间，很有些自惭形秽。可是女子全然不觉，让他坐在沙发上，沏来香茶。

女子始终是笑吟吟的，说：“黄大哥，谢谢你路上对我的关

心。”

男子说：“哪里哪里，陆小妹，是你关心我，我对你的帮助太少。”

女子说：“既然是朋友，就别提谁帮助谁了。”

男子听女子用上“朋友”二字，笑从心里出：“是啊是啊。老实说，车站分手之后，我心中……嗨嗨，挺难过的。”

“是吗？”女子瞟他一眼，那双弯月里的清辉变得象阳光一般火热，“你很重情谊！”

男子的感情被点燃。

“嗨嗨，咱们是一见——”他想说“一见钟情”，没敢说，于是改口，“咱们是一见如故。”

“咯咯咯咯。”女子的笑声象铃声一般清脆，象波浪一般震荡。

“嘿嘿嘿嘿。”男子陪她笑。

女子问：“黄大哥，还没吃饭吧？”

“没。”

“我去弄点菜，再弄点酒，庆祝咱俩交朋友，喝一场。”

“我去我去！”男子争抢着起身。

“哎——”女子白他一眼，“在我房间里，我请客。你在这里坐着，我有钱！”

她竟撩了他一把，使他不得不老老实实坐在沙发里。

女子出门去了，临行还留给他可爱的一瞥。他坐着，失魂销魄。燃起一支烟，袅袅烟圈牵动他思绪飞落。

他算个什么人？削肩瘦体，鳊鳊巴巴，邋里邋遢。可是自古是情人眼里出西施，年轻女子自动请他做客，不能不说是艳福降临。

他有些洋洋得意，二郎腿颠着，敲打地面得得发响，撅起嘴巴把烟圈儿吹得满屋乱飞。

没隔多久，女子果然整来了酒菜。虽然没有碗碟杯盏，塑料袋装着的烧鸡、盐水鸭、牛肉、五香鱼，却使人欲滴馋涎。酒是上等好酒，单看那金光闪闪的商标就知道价格不低。

女子十分勤快，在家一定是个好主妇，擦桌摆凳，眨眼间车马炮齐。两个人面对面坐到一张小桌的两边来。

以茶杯代酒杯，女子情趣盈然，免不了杯杯碰响，豪喝痛饮。女子不住地笑，男子也不住地笑，酒桌上充满欢乐与友谊。

他们边喝边吃，边吃边谈。男子句句话都往女子心窝里剔扒；女子不卑不亢，胸脯挺着，端坐桌边，举起杯来，好言劝酒。

突然间，男子一阵头晕目眩，心下打起寒战。虽然他此时未醉，但已感到酒的危险。一天来，他没有这般冷静过，脸上应付着对女子的笑，心窝深处敲响了警钟。

这女子跟他无根无梢，怎么会如此攀情？他旅途孤寂，投宿旅店，这女子如此大胆交往，也会是单身只影？如若她背后有人，岂不是阴谋圈套？即令她背后无人，分明是引他入洞，会不会有歹意在心？

别的不说，这酒就喝得蹊跷。一旦他酩酊大醉之后，她能干什么？

偷窃他钱财？他袋中总共还有 20 元钱，不值这一桌酒菜。

算计他性命？他想他没有苦主，不致于害命。然而也不能如此认定，现时节离奇事儿太多，遇上个寻找替死鬼的，他可就死于无事了。

俗话说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他钱不值钱命值钱，暗暗留了小心，再不把酒咽进肚里，而是吐在手帕之中。

然而再看女子，喝起酒来不奸不滑，真心实意，豪爽大方。

不多会，她倒先自醉了，话不成语，身子摇晃。男子上前扶她，她嘻笑着把他推开，自己倒到床上去。

男子有些目瞪口呆，思忖，如果女子真有歹意，会自己先喝醉？刚才敲响的警钟哑然了，心头重新升起欣喜，那是象潮水般狂烈奔涌的欣喜。

女子倒下了！带着甜蜜的微笑倒下了！在烈酒的麻醉之中倒下了！这一切不是他强迫所为，是她自愿所为。在这个房间里只有她和他，一个醉倒，一个清醒。

她一天来频频把情火点燃，没想到老天会安排这样的机遇使他爆发！

哦，那床上睡着的是一位年轻而多情的女子！

那匀称修长的体躯，仰卧成最优美的线条；外面的套服敞开着，那清雅的花团一般的衬衣掩盖着轻轻蠕动的、高高隆起的胸部。

那被服装掩饰的楚楚动人的青春气息全从领口处、衬衣的掩襟和下摆处喷涌出来。灯光照着她净洁细润的脸、脖子和手臂，流光溢彩！流光溢彩！

他是个男子，他是个从未见识过如此高雅风流的现代派女子的男子。看电影电视，现代派女子只对他产生神秘的诱惑。

他的身心五脏被彻底搅翻，他的神志灵魂被灼烧得吱吱作响。他真想扑上去。真应该扑上去。只要扑上去，一切都会有了。

他战战兢兢地走向女子，不知为什么心中充满无限的惶恐。